

寒冰

錚錚鐵骨，款款深情

——敬悼人民藝術家林瓊鳳女士



各說各話

她的一生，本就是一件氣勢磅礴又細膩入微的作品。既有雕塑般堅如磐石的意志，又有水墨畫般暈染開來的似水柔情。

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，加牙鄒亞巴裡省一個有著十個孩子的華人家庭裡，排行第九的她出生了。那片熱帶土地上的陽光，似乎從一開始就注入了她的血脈，讓她此後近一個世紀的生命，始終保持著奔放與熱烈。作為馬連洛·林（Mariano Lim）與馬西亞娜·何千（Marciana Ho Chian）的女兒，她早早在畫筆與顏料中找到了對話世界的方式。

從聖多瑪斯大學（University of Stop Tomas）美術系的才女，到屢獲殊榮的青年畫家，再到享譽國際的「極受歡迎的人物肖像畫家」，她的藝術之路，是用旁人看不見的勤奮澆築的。

評論家說她「充分展現了對藝術所投入的熱情與細膩」，這熱情與細膩，不也貫穿了她的一生嗎？

她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巡迴展出，讓世界看見了菲律賓華裔藝術家的光芒。可最動人的作品，或許是她用生命雕塑的愛情。

她遇見了于長庚——《菲律賓商報》總編輯，一個嚴肅而富有深思的男人。她熱情奔放、創造力十足，恰與他沉靜理性的性格相互映襯。這一互補，便是「追隨

丈夫逾四十九年」。不是依附，是並肩。

真正的考驗，是在那個風雨如晦的菲律賓獨裁者馬可斯總統軍統時期。她的丈夫於長庚為了翔實報導新中國的建立和崛起而蒙冤入獄，她沒有在淚水中消沉，而是表現出了那個時代女性罕見的獨立與堅定。她一邊撫育膝下眾多子女，一邊積極奔走疾呼。一個畫家，放下了畫筆，為丈夫爭取正義與自由。這份風骨，恰如最堅硬的雕塑材料，寧折不彎。

她的意志，讓她「從不畏懼表達立場」。在人生的畫布上，她選擇用最濃烈的色彩，去捍衛自己所愛的一切。

這份愛，也延續到了血脈之中。她與長庚先生兒孫滿堂，兒女們慶德、慶平、慶瑾、慶東、慶漢、慶珏、慶珀，以及相伴他們的賢伉儷，在這份名單裡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人丁興旺的家族，更是她作為母親與祖母，傾注了畢生心血的明證。

今天，我們送別這位「人民藝術家」。她留給世間的，遠不止畫布上的永恆，更有那份獨立女性的風範，那份忠貞不渝的愛情，那股在時代洪流中傲然挺立的骨氣。

林瓊鳳女士，忠貞不渝，遭愛人間。您的一生，正如您最滿意的一幅作品——起筆從容，落筆無悔，在歷史的天空下，燦然生輝。

二〇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於菲律賓·馬尼拉·南方古亭

葉中亭

悼念菲律賓商報總編夫人

于林瓊鳳女士



各說各話

驚聞總編夫人仙逝，不勝哀慟。

她一生默默相守，以柔韌之肩承托起一個家的安穩，也讓總編得以心無旁騖地投身事業。報人筆耕不輟，背後是她日復一日的操持與體諒——那些未曾言說的辛勞，化作了家中不滅的燈火。與總編相伴數十載，風裡雨裡，甘苦與共，她是妻子，是知己，更是這個家最堅實的依靠。

她待人溫厚，笑意盈盈，凡與她相交者，無不感念那份真誠與暖意。如今人去屋空，然音容宛在，那盞燈，那杯茶，那些細碎的關懷，都成了記憶中永不褪色的畫面。

寶婺星沉，慈雲縹緲。從此天人永隔，傷哉！

謹以此文，寄以哀思。願夫人安息，亦請總編節哀珍重。

二〇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

老闆娘，再見就在遠方

——悼念你，我一生的師娘

寒冰

你從來不以老闆的身份和下屬講話
在三十年的經營中
總是以思前想後的構圖
在一片充滿欲想天開的土地裡
行走

我無法接受
接受你始終在另一段的時空
有限地和牽掛跨越
以光年的束縛住
人間清醒的煙火氣

藝術在你的創作中
總是弄巧成拙
以萬般無奈的表達

如今
你在那一方水土
保持一樣的不同的月光
我們只能跨越時空
在

遠方的家
不如
今天的思念

二〇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於菲律賓·馬尼拉·南方古亭

老油條

中方把「靖國神社」改成「戰犯神社」



談天說地

中日兩國是數百年來糾纏不休宿敵。幾百年來中華兒女早已剝清日本狼子野心嘴臉，中日兩民族延續扛著數世紀怨怨相報情結，就因為日本不願認錯不想反省甚至在高市早苗執政期間，極力要推行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和廢除核子三原則，再來是高市並公開挑釁中國紅線喊出「台灣有事，就是日本有事狂言」，刺破了十四億中國人心中尚未完成的世代仇恨……。

有人說中日最終難免一戰，可能會在釣魚島暴發爭端而擦槍走火，可能性之大無法預測。但中國領導人也不是等閒之輩，日本政客越囂張中國將一步步給日本栓得更緊，使其經濟走向衰退崩潰，沉淪，日本人民將會叫苦連天的軟手段，今天的中國無需急著與日本發生熱戰，可用沒有硝煙的手段，使日本右翼政治領袖高市早苗意識到一個不同昔日的中國。首先中國規劃人民不要前往日本旅遊，再次管控日本航空公司飛過中國領空，下手禁賣重稀土，輕稀土用於軍民兩用化學元素，再來是制裁數間日本巨頭公司，諸如三菱重工、三菱造船、三菱電機、三菱精密等，還一自製裁禁止出口重輕稀土元素給川崎重工、IHI石川島播磨重工、住友重工、三井E&S、日本電氣NEC、斯巴魯（Subaru）、日野汽車、日本飛機株式會社、日立先進系統等等，導致一些沒有重稀土元素供給近於停產……。

今年八月十五日是日本二戰投降80週年的日子。14億中國人民帶著沉痛的創傷走向慘勝的紀念場上，勝利號角吹響了八十年，中國人民依然見不日本鬼子對侵略戰爭屠殺中國人殘暴的公開認罪……。尚且在8月15日當天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雖沒有親自前往靖國膜拜甲級戰犯的鬼魂，但她卻獻上祭祀費，多名日本內閣官員前往拜鬼……。

無視3500萬中國軍民死於日本劊子手的屠刀下，所以中國外交部毫不含糊在八月十七日的新聞發佈會上，由發言人林劍公開告訴全世界，中國人民將日本「靖國神社」稱之為「戰犯神社」。所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「戰犯神社」供奉祭祀費，日本供奉是血淋淋屠殺中國人的劊子手……。

「戰犯神社」供奉的是二戰結束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判死刑的甲級戰犯，他們不是英雄，他們是一群殺人狂，這十四位被絞刑甲級戰犯有

1. 東條英機——日本首相，侵華戰爭及太平洋戰爭主謀。判絞刑。
2. 土肥原賢二——策劃滿洲國首要份子。判絞刑。
3. 松井石根——南京大屠殺原兇。判絞刑。
4. 木村兵太郎——緬甸「仰光大屠殺」製造者。判絞刑
5. 廣田弘毅——唯一被絞死的文官，侵華策劃者之一。判絞刑。
6. 板垣征四郎——一九一八事變主犯。判絞刑。
7. 武藤章——陸軍中將，擴大侵華戰爭的計謀者。判絞刑。
8. 松岡洋右——日前外相，侵華輿論製造者。審判期間病死。
9. 永野修身——海軍大將。審判期間病死。
10. 平沼騏一郎——前首相。無期徒刑。
11. 小磯國昭——前首相，無期徒刑。
12. 白鳥敏夫——前日駐意大利大使。無期徒刑。
13. 海津美治郎——陸軍大將，前參謀總長。無期徒刑。
- 14東鄉茂德——前日本外相。有期徒刑20年。1978年被日本右翼鬼子以「昭和殉難者」名義合祀於靖國神社……。

這種行徑是公然對國際秩序和歷史正義的公然挑釁……。

今天中方公開毫不含糊告訴日本右翼分子和日本政府，要正視歷史，正值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，重申其法律定位不容右翼分子挑釁。中國人認為日本「靖國神社」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精

神工具和象徵。政客參拜是鼓舞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。中方這一措辭的變化，深深地徹底揭

露靖國神社的本質，並明明白白的告訴全世界，日本供奉在靖國神社的那幫鬼魂，是一群二

戰血淋淋屠殺千千萬萬中國人民生命的甲級戰犯鬼子……。

稿於2026年8月30日

蒲公英

從陸游的一道詩說起



公英閣小札

這幾天腦海裡總是浮出了南宋時愛國詩人陸游的一首滿是愛國憂民，滿腔熱血的詩：「死去無知萬事空，但悲不見九州同，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莫忘告乃翁。」

我想應該把「王師北定中原日」，改成「紅軍統一台灣日」。才能體現當前中華民族對祖國的統一的迫切。

「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」這句口號，在我童年時已耳熟能詳。六、七十年一恍過去了，我也從一個毛頭小子成為老態龍鐘的糟老頭。可至今還遙遙無期，可別真的要等到百年的真後，囑付兒孫們，家祭時要告訴我一聲。

打開手機，談到台灣問題的真不少，說什麼台灣回歸後，所有台獨民族敗類向外國借的債，中央政府一概不認，誰借的找誰要去。又說什麼統一後，只要穿軍裝的外國軍人，一律格殺不論，第三條更狠，全球範圍內所有台獨政府或台獨漢奸的財產一律充公。其實，應該加多一條，所有台獨漢奸要在全球範圍內不盡餘力的追殺貽盡。

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以色列派出他們的精幹特務，連老鼠洞也不放過。我曾看過一部電影，內容是以色列抓到一名納粹魔頭，那殺人如麻的魔頭已奄奄一息，他們盡力醫好，讓他恢復健康後，把他推上法庭，列出了所有的罪狀，判刑後，再將他推上斷頭台。猶太人是做到有仇必報，可惜他們在屠殺手無寸鐵的巴列斯坦人民與兒童，也是沒手軟。他們忘了納粹德國時差點沒被滅種。

說到亡國滅種，小鬼子，他們在夢裡都做著如何來徹底地消滅掉整個中華民族。

中國在小鬼子宣佈無條件投降後，當

時的國民政府說什麼以德報怨。鬼子就是鬼子，他們不會感恩戴德。到今天，他們還是整天在策劃算計著怎樣去實現他們的換國計劃，如何去消滅整個中華民族。

我這人篤信佛教，有時也讀讀佛經，這世上眾生平等，萬物都有生命。唯獨小鬼子，真的不配在這地球上生存下去。

很久以前，忘了是那一年，我曾經看過一部美國電影，片名忘掉了。故事就是講述抗戰時期，有一支正規部隊俘虜了不少鬼子，指揮官聽到電台廣播，小鬼子已經無條件投降，該名指揮官立刻關掉無線電通訊，同一時間下令槍斃所有戰俘，讓那些小鬼子見他們的天皇後，再打開無線電通訊，他與部下大家心照不宣。出鐘的子彈再也收不回了。全部官兵內心不知有多高興。

我有一個乾兒子（我們這裡叫誼子），娶了個韓國女孩子，有空時一起去吃個飯，我告訴我的韓國乾媳婦，我從不買日本貨，也不進日本館子。她一臉興奮，我們算是說到一塊去了，可以說是統一戰線的同志了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德國的納粹法西斯份子都被清除乾淨，即使有漏網之魚，也掀不起多大風浪，要不是美國為了在亞洲扶植一隻看門狗，沒有像德國一樣，將法西斯納粹連根拔起，如今的倭寇軍國主義又長出了獠牙，又在大放厥詞，說什麼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，大有願天下的大不韙，在中國解決台灣問題時出兵干涉，到時要是倭寇敢橫插一手，中國一定會斬草除根，幾百年的民族恨一併算個清楚。

我想就算有十個倭寇的扶桑三島一併團滅，也還不了欠下中華民族的血海深仇。

解決台灣問題後，下一步就是要收回琉球群島，把小鬼子打殘，除惡務盡，絕不能有絲毫手軟。

2026年9月22日

鄭亞鴻

幾度中秋盼團圓



談今論古

中秋節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，象徵著團圓。在這一天，無論人們身在何處，都盼望著與家人團圓，共度中秋佳節。然而，月有陰晴圓缺，人有悲歡離合，此事古難全。回想起來，印象較深的是我好幾年中中秋節都身在異鄉，無法與家人團圓。1970年中秋，我上山下鄉在德化縣山村。在偏僻山村，沒有節日的氣氛，白天照常下地勞動，夜晚山村沉浸在寂靜中。集體宿舍裡，只有昏暗的煤油燈，沒有月餅。我們走到屋外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有人唱起那首經改編的《泉州知青之歌》「藍藍的天上白雲在飛翔，美麗的晉水江畔是可愛的泉州古城我的故鄉。啊……雄偉的東西塔直插雲霄，奔騰的晉江，巍巍的清源山屹立在我的故鄉。」思鄉之情油然而生。1971年中秋，我在閩東的古田溪水電站培訓。記得中秋節那天是星期日，我們幾位來培訓的同伴相約到古田縣城玩。古田縣城不大，但歷史悠久。雖是中秋節，街上也沒節日氣氛。倒是晚上，古田縣文藝宣傳隊到水電站慰問演出，增添了節日氛圍。我們觀看了演出，雖在異鄉，在演出的歡聲笑語中，淡化了思鄉之感。

1972年中秋，在山美水庫。大壩已建成蓄水，水電站一號機組也已安裝完畢，國慶節將發

電。中秋之夜，我和幾位同事到大壩上賞月，一位在壩頭水文站工作的同事沏來了茶。水庫水面在月光映照下，波光粼粼，泛著銀光。月光下，我們邊喝茶賞月邊暢聊。作為水庫和水電站的建設者，雖然不能與家人團圓，我們內心都充滿喜悅和自豪感。1995年中秋節，我在成都開會。那天下午，我接到家在成都的二舅女兒的電話，說台灣的二舅、上海的四舅都在二舅這裡，晚上要在一起團聚，邀我一起吃團圓飯。於是中秋晚上，我到了表妹說的飯店，二舅一家人和三舅、四舅坐滿了兩桌，大家歡聚一堂。雖獨在異鄉為異客，但和親戚在一起，我並不感到孤獨。

在山美水庫工作31年，有好幾次中秋節因工作需要不能回家與家人團圓，這是職責所在。

2002年中秋節，我在泉州市區出差，接到上級通知，要調我到市區新單位任職。中秋之夜，我到父母家，將這一消息告訴他們，弟弟妹妹們也都來了，全家歡歡喜喜過個中秋團圓之夜。雖然要離開工作31年的山美水庫，離開熟悉的工作環境和同事，很有些捨不得，但從此，中秋節我可以同家人團圓了。

如今，又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，明月依舊，只是物換星移，物是人非。回想起我度過的這幾個中秋節，晃若隔世，感觸頗多，還是那句話：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！

（2026年9月25日中秋夜）